

藝海珠塵

14
1627
29



門 4  
號 1627  
卷 29



藝海珠塵



史部載記類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南匯 沈靜 景嶠校

滇載記

楊慎纂

慎字用修號升菴四川新都人明正德辛未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嘉靖

初疏諫大禮謫戍永昌天啓中追諡文憲有升菴集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

今金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

曰九隆族種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

為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號為詔夷語謂詔為玉其

藝海珠塵 滇載記

早稻田大學  
25 10 30  
蔵

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其二曰浪施詔今浪穹縣其三曰鄧賧詔今鄧州其四曰施浪詔今浪穹縣其五曰摩步詔今麗州其六曰蒙雋詔今建昌兵將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昆彌川今白崖定西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詔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氏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



莫氏推詳山蒙氏始興曰細屨羅九隆五族年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孽收繁息部眾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氏蒙氏偽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羅玕圍山今蒙化及高宗時遣子入侍朝命授細奴羅以巍州刺史死偽諡高祖又稱奇王子羅屨嗣羅屨僭立當高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蠻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請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重稅賦因誅其豪雋掠其子女為奴婢群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雋路絕屨猶奉唐正朔死偽諡世宗子

藝海林書 二 滇載記 二

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元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死謚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元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冊封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强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爲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賂劍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爲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爲邊患不可復制既併五詔乃卜太和形勝左洱水右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白蒙舍

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陷遼川永昌石鼓沙追賧龍佉賧後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

閣羅鳳嗣

閣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酋長謁都督偕妻子行鳳摯家至雲南太守張乾陁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陁取屬州三十二陷嶺州獲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即其國丞相也天寶十年夏四月庚寅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及段儉魏逆戰于西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封儉魏爲清平賜

名段忠國以旌之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為東帝刻碑  
國門之外明叛唐非得已也僭國號曰大蒙始建年號  
曰贊普鐘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將兵擊之為蒙氏所  
誘全軍沒焉唐益發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南詔自是始與中國隔絕矣代宗大歷十四年死偽諡  
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死孫異牟等立僭改元贊普鍾  
七長壽十一

異牟等以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御居  
史城史城今喜州也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  
異牟等懼改城牟驗直咩今大理府改國號曰大理自稱曰

日東王僭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皇廟春秋致祭以國  
界內點蒼山為中嶽東川界江雲露松外龍山為東嶽  
在今祿勸州一名絳雲山一名雲龍山有十二峯皆峭拔其山有共命鳥穴銀生部日界蒙  
樂山為南嶽在今關樂甸又名無量山其山千仞有永  
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為西嶽在今騰衝一名崑崙隅東  
平川名為穹甸草卉貫四叙不凋瘴氣毘惡冬雪至春  
方融夏秋穹甸炎熾商賈愁怨為之謂曰冬時欲歸來  
高黎共上雪夏秋欲歸來囊中資糧絕麗江界玉龍山為北  
甸熱春時欲歸來囊中資糧絕麗江界玉龍山為北  
嶽在今麗江一名聳雪山其山九峯雪貫四時正立  
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也以  
黑惠江瀾滄江潞江麗江為四瀆接點蒼之顛添洱河  
之水立官號曰九爽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

玉榆東南至於交趾南至於驃國水落山西至於太石  
西北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八方之地  
屬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苴咩別都曰善闡皆中國  
降人爲之經書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說以大義令復  
歸唐異牟等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臯招撫羣蠻等因  
求內附而猶結好吐蕃臯乃爲書遺等叙其歸化之誠  
轉至吐蕃吐蕃疑之異牟等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  
請絕吐蕃復臣於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之  
遣其弟獻圖納貢及吐蕃所頒金印請復號南詔唐以  
其功遣使冊之賜銀窠黃金印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

出元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惟  
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忠皇  
唐對曰敢不敬使者之命死僞諡孝恒改元二見龍上  
元子等閣勸嗣  
等閣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僞諡  
孝文改元應道  
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嗟顛殺之而  
立其弟勸利晟諡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僞諡靖王子晟豐祐  
立改元全義

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趨敢善用其下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有流入蠻境者盡殲戮之由是盡叛元穎豐祐與其臣嗟顛遂謀入寇以蜀卒爲鄉道襲陷邛戎嶺三州引兵徑入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貨而還南方工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埒矣豐祐乃遣使上表請罷元穎朝廷以李德裕代之德裕保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死僞諡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啓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臯開蜀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

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須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元宗諱不行冊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嶺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西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戮幾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之谿洞土獠皆降五年寇邕州敗還七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交趾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陷犍爲及黎雅嘉三州十一年進攻成都李克引還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邛峽關勝負不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以西川遣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四年復寇

越巂死於景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  
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亦敝偽諡景莊皇帝子隆舜嗣  
改元建極

隆舜

通鑑作法誤也南詔名皆父子相承世隆之子曰隆舜近是

之立以僖宗乾符

四年性好畋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  
迭請和親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中和元  
年上表款附三年以宗室女妻之後內嬖失道為豎臣  
楊登所殺偽諡宣武子舜化真嗣改元二貞明嗟耶  
舜化真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  
唐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國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何

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奪之而滅其國追諡  
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真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  
而為鄭氏

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為蒙氏清平唐昭宗光化三  
年既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安闕死  
偽諡德桓子旻嗣立攻蜀黎州王建發兵大破之俘斬  
數萬級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漢漢主以金城公主妻  
之改元五曰始元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歷  
死偽諡肅文子隆亶嗣立改元天應未幾為東川節度  
使楊于真所殺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為趙氏



趙氏名善政爲封氏清平楊于真旣殺滅鄭氏遂拔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大天興立僅十月于真又奪之而爲楊氏  
楊氏明于真旣奪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咸怨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興師問罪于真不能禦走死楊氏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焉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于真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品甸波大村又得神驥於葉鏡湖在雲南縣正南大波鋪是也 飢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

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黶松黶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無 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被纓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旣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死僞

諡太祖傳子思英立未幾死偽諡文經武緯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良思良以後晉開運三年改元至治死偽諡

關宗傳于思聰

思聰以後周廣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死

偽諡

關

宗傳于素順

素順於思聰未知何屬也

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瀘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晚臨變以長世焉素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偽諡應道皇帝傳子素英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三

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德明治死偽諡昭明

傳于素廉

素廉以宋真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啓乾興死偽

諡敬明傳于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通天聖避位為僧死

偽諡秉義傳于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偽諡聖德傳

于素興

素興以宋慶歷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人

廢之而立思廉

思廉以宋慶歷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名於中國思廉立三十年改元四曰保安政安政德思廉死偽諡世宗傳子連義

連義以宋熙寧八年立改元二曰上德廣安為其臣楊義貞所弑楊義貞篡立自號廣安皇帝凡四年段氏之臣曰高智昇遣子昇太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段壽輝壽輝連義之從子壽輝立二年改元曰上明傳於正明正明以宋元豐五年立改元三曰保立建安天祐避位

為僭時國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為主而段氏中絕

高昇太有功段氏為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立國改國號曰大理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明日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為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淳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為相高太連為柵主遣

大連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為僧傳子正嚴死偽諡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永嘉保天廣運避位為僧傳子正興死偽諡憲宗

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太寶龍興盛明避位為僧傳子智興死偽諡景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死偽諡宣宗傳子智連

智連以宋寧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歷死偽諡享天傳弟智祥

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仁壽死偽諡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辰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敗死宋遣使祭之祥興死偽諡孝義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元將必烈將兵擊之分三道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浮金沙江以革囊濟進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祥興奔善闡太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遂廢興智滅其國段氏

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府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為摩訶羅嗟管領八方興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之賜璽書令總管大理善闡會川建昌永昌騰越諸郡以功累授行省參政以攻石城今曲靖及仁德府今尋甸功錫虎符為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隨元帥伐西林破會川通

善闡平休林武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齒宣慰兼掌軍民萬戶府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為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雲南省參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隆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苴段義

八代總管信苴段光至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王以元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城構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

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之不從乃賂蓬庖人刺蓬以其首獻梁王王并庖人戮之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犬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謠俗曰鐵雨

九代總管信苴段功初襲爵爲蒙化知府至正十二年繼立爲總管矣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謀于員外楊淵海淵海卦之吉乃進兵至呂閣敗紅巾于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收合

餘剽再戰復勝殺段氏驍酋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大呼之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玉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楊淵海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宜早歸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旣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蘊妻之爲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

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  
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  
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乃歸既  
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  
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嘔碧雞之心矣盍早  
圖之梁王始啓疑於平章密召阿蓋主命之曰親莫若  
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  
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殪  
之主潛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  
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

我趾自蹶傷爾父尙嘗爲我裹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  
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  
將格殺之阿蓋主聞變失聲哭曰昨暝燭下纔講與阿  
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  
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者乃萬方主愁憤作詩  
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  
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路裹  
錦被吐嚙吐嚙段阿奴吐嚙可施宗施秀同奴歹  
彩名也也雲片波鱗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北方  
好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駱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平

章從官員外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錦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淵海之才綬意欲爲已用見詩痛悼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櫟歸葬大理十代總管信苴段寶功之子洪武元年嗣職梁王遣使刺平章七攻大理不克乃講和奏陞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釣魚之香

餌繡闈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况平章旣亡弟兄鬻絕今止遺一葵一奴奴再贅華黎氏葵又可配阿禧妃如此事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烟信不符驢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平章女僧奴志恒不忘復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



會善闡又作詩二章曰珊瑚勾我出香闈滿目潸然淚  
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兔走頻  
來往桂馥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  
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  
經目風刺霜刀易塞胸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壘與  
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後寶聞我高  
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段真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朝  
廷亦以書報之見御製文集時有妖巫女歌曰莫道君爲山  
海主山海笑諧諧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賈數  
日疾卒子明嗣

十一代總管信直段明洪武十四年授以宣慰王戊春  
正月天兵破善闡梁王自鳩黨屬悉俘明遣都使張元  
亨馳書檳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大理乃唐  
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畫之餘邦難列營屯徒勞兵  
甲請以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  
貢三年一大貢友德怒拷辱其使明再上書曰漢武習  
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祇緣善闡乞冀班師友德答明  
書曰我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  
元之淺圖天兵所至神龍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  
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息以至于今我師已殲梁

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傅沐二將分兵宵緣點蒼  
顛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驚潰大軍策馬  
亂流而濟明遂就擒并其二子仁義至金陵太祖聖諭  
曰爾父寶曾自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仁授永昌  
衛鎮撫次子名歸義授鴈門衛鎮撫大理悉定是夏六  
月元普顏篤復叛據佛光寨在鄧州東北先不華叛據鄧州  
甲子正月十七日顏川侯傅友德復自七星關回軍大  
理平鄧川破佛光寨因定賦法築城隍設衛堡立學校  
比於中州列郡焉

海球塵

史部地理雜記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新城 洪 耀 鏡心校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

張鵬翮

鵬翮字運青號寬字四川遂寧人康熙庚戌進士遷庶吉士改主事歷官文華

殿大學士卒贈少保謚文端入祀賢良祠此為兵部督捕理事官時所錄

俄羅斯僻在西北從古不通諸夏茲潛入雅克薩  
侵我邊陲遣師征討立即瓦解復蒙

皇上寬宥釋還俘囚

高厚之恩浹及異域史冊所載自古罕聞乃彼冥頑無

知復踞雅克薩遣兵圍困彼勢蹙請和茲蒙

睿算周詳特遣滿大臣往議繼准憲臣馬齊疏請兼差

漢人大臣擬出兵部尙書張玉書吏部侍郎張鵬

給事中何金蘭御史王承祐四員題請

上特命張鵬陳世安前往滿大臣具使事機宜一疏

經議政王九卿議准題奉

命允往議大臣荷

天語周密訓誡直斥其擅居我地之罪開陳義理以曉

警之俄羅斯之人始感我

皇上覆育隆恩傾心歸化悉遵往議大臣指示定其邊

界毀所修雅克薩諸城并盡撤伊國久距之人而

東北數千里從未入中國之地咸歸版圖適符我

皇上數年前預料之神謀且索倫達古兒等國俱得安

居此皆我

皇上睿慮周詳德威遠播之所致也臣鵬翮恭承

恩命仰荷

天威謬以儒臣馳驅遠域往還百日謹以道途所涉歷

逐日劄記用以紀皇華盛事而

聖朝控御邊疆遣使行師之規畫亦於斯備見焉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初六日蒙

聖諭 賜使臣鞍馬弓矢緞幣有差

五月初一日陛辭躬奉

天語訓誨周詳篤摯其使事意指咸稟  
廟謨以從事云

初二日寅時啓行出德勝門士氣勃勃軍容甚盛按

旗行二十里抵清河

上遣皇長子賜茶列坐飲畢望闕謝

恩乃行四十里過昌平州三十五里駐南口

初三日早度居庸關山路崎嶇四十五里出關入平

地名岔道即明永樂駐軍處也又二十五里次榆

林驛環溪列營水濁不可飲忍渴至夕是日兵部  
理事臣張鵬翮語兵科給事臣陳世安曰孤遠微  
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每慚不能報稱萬一出使絕域正當竭  
力致身以圖不辱

君命荷蒙 聖慈眷注特降恩綸此高天厚地之所  
以難酬歟世安每對鵬翮刻刻感念

天恩雖馳驅載途如神遊北關竟忘其在風塵鞅掌中  
也按水經注云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  
庸界故關名矣因山爲城環關六重壘石絕巘烟

嶺相罩高與雲齊淮南子論土有九塞居庸其一  
今榜曰天下第一雄關信哉中有彈琴峽兩山相  
疊一洞對流好事者飾以精舍奉關聖帝君丹崖  
壁立如玉笋疊嶂若翠屏又忽玲瓏倚伏莫可名  
狀俯瞰溪流涔涔山光水月相掩映杜子美詩四  
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可移贈此景志稱水流石  
罅聲若調琴猶未盡也

初四日行二十里過懷來衛石城完固今設一通判  
三十里次土木堡風猛撲沙帳內熱氣蒸騰無處  
可避惟瞑目默坐而已有頃微雨始涼夫土木距

京師二百里明帝且蒙塵矣我

朝使臣持節遠涉大漠以北往來萬里按轡徐行仰見  
至尊天威遐暢功德兼隆窮荒絕域萬古所不及致者  
罔不服從經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此之謂也

初五日行四十里過保安城城設參將一員又四十  
里過雞鳴驛次上花園雞鳴驛石城完整洋河遶  
其前背擁雞鳴山峯巒聳峻紺宇凌霄蜿蜒十餘  
里陵阜妍秀楊柳依依地志名曰上花園爲遼蕭

后種花處按名勝志洋河自塞外來東流注桑乾

河前背澗巖山峯嶺盤旋如雲霧

御製登雞鳴山詩云鳥道盤空近塞垣洋河如帶繞山

根即此

初六日早發上花園大風沙土迷目帶臉罩行山路

陡絕下臨河水金幼孜所謂車行馬驟毛髮慄然

者也出此二十里地漸平又二十里過宣府石城

堅高規模宏敞夙稱塞上重鎮今設總兵一員口

北道一員午風息十里駐柳河川傳稱常開平進

軍次此土人猶能道其事惜無片碣可攷按廣輿

記宣府禹貢冀州之城天文尾分野戰國屬燕秦

漢屬上谷郡唐曰武州曰毅州遼曰德州金曰宣

化元曰宣德明曰萬全都司領宣府等衛獨石之

東北元初置開平府尊號上都歲一駐蹕明初改

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永樂三犁北

庭皆自開平輿和出入後大寧棄開平難守遂移

衛於獨石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旋即收復去

京師四百二十里實肩背重地自宣鎮西陽和堡

起至大同了角山六百四十餘里漢代郡鴈門地

也由此七百餘里抵延綏鎮又五百九十里至寧

夏爲漢北郡地迤南至固原甘肅二鎮卽漢安定  
張掖酒泉地自宣府迤東至遼鎮一千餘里卽秦  
遼東遼西二郡地皆號沿邊扼要歷代防守糜費  
金錢而人法不能兼善我

朝威德廣被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日月之  
無不照臨凡大荒絕域戴髮含齒之倫莫不來享  
來王幅幘之廣亘古未有九塞悉屬內地班固云  
邊城晏閉牛馬布野數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  
戈之役何幸於今日遭之

初七日早涼行平地四十二里過下堡城明永樂時

所築也又八里出張家口兩山對峙石壁崎嶇如  
削中設一關環山爲城永樂嘗指此歎曰如此險  
人馬安能渡富哉言乎澗水由塞外入口清澈見  
底深不踰尺名曰定邊河傍有一峯聳立碑曰姑  
石兒路下有清泉甘冽可以煮茗過此五里夾澗  
下營是日出關日霽風恬軍行踴躍日夕公議處  
將士與蒙古易市馬牛羊須齊值不許增減異同  
以累窮卒及處分毆兵小厮四兒塞內駐營處麥  
隴青蔥次早撤營按旗魚貫而行無纖毫踐踏可  
謂師出以律矣晚涼衣皮套按史記隴西北地上

郡長城秦昭王築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長城  
趙武靈王築之自造陽至襄平長城燕築之其後  
始皇滅六國北擊匈奴悉收河南地使蒙恬將數  
十萬衆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師古注曰  
造陽在上谷界今張家口一帶是也

初八日早氣肅如深秋襲皮套由山峽中行三十里  
有土屋托羅廟古槐一株又三十里次察汗托諾  
亥大壩猶華言白頭嶺也平阜四周帶土多草澗  
溪數處而有泉者三惜少薪耳軍士知者先載薪  
以往否則採枯蒿佐以乾馬矢僅足供爨若後至

則無矣山下有河一道卽達口之定邊河也有蒙  
古沿岸穹廬以居此中有皇莊與旗莊同蒙古雜  
處自此皆向西行

初九日上崇山石路崎嶇約三里入平阜四十七里  
次博爾哈斯泰猶華言柳條溝也有小河北流遶  
山下蒙古依水草聚處牛羊成羣此河曲折遶營  
清甘足飲名之曰清河道上見蒙古五六家穹廬  
而居其廬上穿一孔中安一竈以糞餅置廬上臭  
不可聞衣敝布衣男女同處較中國之貧民更苦  
申刻



上遣侍衛喇齊賜使臣及將士牛羊望 關謝

恩天油然作雲帳外挑渠以備夜果小雨

皇恩真同雨露令人起舞

初十日小雨行六十里次哈喇郎有水草甫剖營雨

止夜隕霜

十一日行平地八十里中國有次佐漢郭兒有水西

南流濟軍士汲取字曰清溪兩阜青草可以牧馬

未至此四十里有小澗清流暫憩其處觀從者拾

馬糞處囊載之俱往以供爨初見道傍石碾遺跡

憶古時此地必然可耕至晚剖營見山地新墾未

見所藝何穀再觀榆樹一株大可合抱年未時頗

熱河水和炒麪飲其半停盞視之見小黑蟲如菜

子大者無數游泳其中而衆人已飲畢矣嘗聞誤

飲水蛭雄黃可以解之然衆竟無恙亦不須服雄

黃意者天祐命使及諸從者而水族不能災歟

十二日行平道八十里抵中國之次他喇布納濁水

邊流鹵地草稀未至此四十里有小澗清泉望見

喇麻寺一所將至營門古堆上有二石柱鐫蒙古

朱字或云界石也

十三日行五十里入山次呼盧蘇泰猶華言葦子溝

也山形環秀清水繞流平章審視云是吉地鵬翮  
世安登山四望空濶祇見軍士牧馬山阿或坐或  
伏窩南白翎迎風飛舞因誦北征錄曰倦時少睡  
半晌卽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此出塞至言也  
既而論經濟衡人品如雪亮亦快事也因字此水  
曰快河是日相傳爲關夫子赴會之期必雨及夕  
果應關夫子之神靈及外國如響矣夜凡四起窺  
守更人役俱熟睡遣人喚醒因悟天下事凡寄耳  
目於人者類如此矣

十四日辰刻雨止啓行五十里次阿托和三軍劄兩

山下中有水一道南流半濁牧馬山阿未刻甫下  
帳雷雨夾雹一食頃止

十五日大霧行五十里過三小溪入山溝石峯聳峻  
澗水繞流樺木敷榮於山阿喜鵲翔集於條枝俄  
而雙雁嘹唳若告我以塞外奇觀也紅花盃疇遠  
望如錦茵近視之一莖四朶形如蘿蔔花而十二  
瓣其山出雅烏雜烏按爾雅純黑反哺謂之烏小  
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  
之燕烏又二十里次葉不孫郭兒地稍平衍清水  
北流土人云心肺二山相連有九十九泉池按史

元太宗嘗避暑於此其泉發源官山流爲黑河再見榆樹一株如蓋累石豎旗云是蒙古祖塚遍野有花如牛賴子叢生並開蕊紅而花白微香根臭名曰小人草是日採薪爲爨

十六日行十里許有土城周環可十里名巴爾蘇台未知築自何時傍有方山峻嶺俯瞰城下當年亦不可守策馬往視其中惟有斷壘荒草而已二十里踰峻嶺入深谷草木叢生羊腸一道兵家所慎今賴

至尊威福蒙古臣服統入八旗如行內地矣五十里出

山入平地過清水河駐昌阿兒托諾甫下帳微雨後頗熱衣單袍齊集會議漢軍照旗分附入八旗下營整齊嚴肅以示威遠人是日溪邊始見小魚如指游泳藻間蒙古帳外有場圃穉子以木臼舂炒糜子取山木爲薪

十七日行四十里有廢土城周圍可五里側有浮屠七級高二丈蓮花爲臺砌人物斗拱較中國天寧寺塔更巍然篆書萬卷華嚴經塔拾級而上可以登頂嵌金世宗時閱經人姓氏俱漢字平章登二層取喇麻經二葉橫書蒙古字無有識者仍返

原處土塔寸許者數枚剖視之或麥或糜云是念佛所積供入塔內數武有井甘冽設小帳憩其處蒙古土屋相望一眯目黑漢獻清茶炒糜米其茶乃中國黑茶所煮並無奶酥暴日中亦堪入口嘉其壺漿之誠犒以羊肉火腿乾魚十香菜共一盤黑漢跪伏帳外頓首並不審味撮而食之因告以魚刺難咽彼不解漢語乃以箸撥魚其傍彼食肉訖亦頓首而退此二日所見蒙古皆有土屋能耕種燕麥糜子時方五月中麥僅二寸其土礪可知矣又二十里次甘察莫都夾水列帳部伍整齊牧

馬平地蒙古二百人防圈外

十八日行十五里次歸化城北蒙古語庫庫河屯也城周圍可三里惟倉庫及副都統署瓦屋餘寥寥土屋數間而已城南有關夫子廟留帝志二冊欲使遠人知忠義也住持漢僧闕遲有蒙古妻室其弟子二人亦然婦人辮髮爲兩縷雙垂而以帛束其末帽幘與男子同城南負郭有黑河青塚古蹟遠望如山策馬往觀高一十丈濶數十畝頂有土屋一間四壁累砌藏以及釜此喇麻所爲也下有古柳一株眠地中空如船而枝幹上伸蒼茂如蚪

窠有烏雅較中國却大而聲啞物之不齊如此而  
況於人乎塚前有石虎雙列白石獅子僅存其一  
光瑩精工必中國所製以賜明妃者也緣琉璃瓦  
礫狼藉似享殿遺址惜無片碣可考石磴有蒙古  
字侍郎溫他往譯云是喇麻所作非古也未刻小  
兩理藩院所帶鄉導至此咸推不知前途路徑因  
訪得喀爾喀貿易人二名爲鄉導滿大臣甚喜各  
解衣衣之因憶成宗有言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  
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興  
師遠出而未悉賊情可乎誠哉是言也是日給糜

米爲兩月行糧

十九日入城觀甸城碑記其略曰豐之爲郡其來尙  
矣地名九原雲朔三輔控御方面之劇金置天德  
軍節度使鎮守焉風俗惟淳民物尙朴厥土惟瘠  
鹵厥田惟下中原高且平墾耕牧養軍民相參居  
止郡南負郭黑河青塚古蹟仍存郡北一舍有環  
遶之山名曰祁連中有捷徑故道甸城山谷比之  
銀瓮迢遙漁陽險阻近增一倍抵天平七十餘里  
歷經沿革山水泛漲阻妨車兩經行寒暑遞遷人  
無舉覆粵有本州監郡傑烈奉議知州郭承務同

知哈喇不花承務判官倫忠勇等典牧是州鳩集  
丁役蜂聚平治經之營之不日而就以致險隘之  
地遂成平坦之途奔驛駕車引重致遠過者無不  
忻懌又於三岔山路深重狹隘之處設置巡兵警  
捕一所盜賊畏伏商旅通行路不拾遺民無病涉  
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十一月日建裕齋後人李文  
煥撰書此方山圓秀而寡木水淺狹而鮮魚厥土  
瘠鹵厥產馬駱牛羊人短小而輕捷善騎射其性  
然也以酪爲漿以肉爲食盛夏著裘而敝垢不以  
爲恥男女共處而不以爲嫌其習然也倘教之以

詩書申之以孝弟而以律法治其後未有不變者  
也其俗敬信喇麻而可否惟命有少年顯者四人  
呼爲呼圖克圖尊之若神明親之若考妣至梵宇  
之壯麗牛羊之供奉其餘事也未刻雷雨有頃止  
按歸化城乃元之豐州唐豐州當在今河套內西北近寧夏界元和志云豐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靈州今寧夏衛靈州所也設知州並倅官而轄於  
大同總管今設蒙古都統一員副都統一員管所  
部八千人有城郭土屋屯墾之業雜豚麻黍豆麥  
葱韭之物外番貿易者絡繹於此而中外之貨亦  
畢集乃扼要之地也今

聖德如天，威如霆。蒙古稽首，臣服樂為內附。且屏翰中朝矣。按一統志：王昭君墓在豐州西三十里，地多白草。此塚獨青，故名青塚。張鵬翮謂歸化城外番貿易，蜂集蟻屯，乃衝劇扼要之地，控制之法，良不可忽。攷之古碣，元為豐州，設知州同知判官各一員，統於大同總府。與宣慰使所轄今我

朝威德遐暢，幅幘之廣曠古未有。卽如臺灣遠在海外，亦為郡縣。應照此例，將歸化城亦設為郡縣，用府廳縣教官各一員，以寄撫綏教化之責。設滿洲將軍一員，轄現在蒙古都統卽金之置天德軍節度

使元之立大同總府，其意一也。歸化一帶土廣人稀，將死罪中有可矜疑免死之人，發往開墾填實地方。其新設郡縣各官，照臺灣例三年陞轉，以鼓其奮庸之念。今我

皇上所頒上諭十六條，中外文武臣民講讀，乃化民成俗之本。應令各官於朔望日齊集軍民一體講讀，使知聖化。其軍民中有清秀子弟，令教官教習漢書，俟其通曉文義，亦照臺灣設科取士之例。人有進身之階，不輟絃誦之音。化朴魯為禮讓，變狡悍為忠義，莫要於此。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更遐荒之

區為冠裳之地增版宇而廣聖化度越古帝王遠矣

二十日早發車輛先行午刻甚熱

二十一日行九里入祁連山

此山亦名祁連非元和志甘伊西諸州之祁連

山有土城廢址疑卽碑所云旬城也遠望石峯疊

翠人其中則平阜蜿蜒相傳元世帝后俱潛厝此

山而不立陵墓紅白芍藥杏樹萱花敷榮山阿易

險阻為坦途豐州守張鑄之功不可泯也十五里

踰峻嶺方言都倫大壩土人樹木槍旗幟累石積

薪其上五里下坡石溝崎嶇車馬難行加以石山

壁立溪壑幽深師行宜慎六十里駐昆都勒必拉

已日夕矣峽行棄駝自此始

山路險遠抵中國之百六十里

二十二日已刻微雨會議分四路行各使鄉導導之

趙學士言分四路行兵少勢單向西一路紆迴鄉

導無按程的見不過意度日期倘臨時迷道而裹

糧不足則進退維谷有誤七月初旬之限將柰何

索大臣是之乃分三路東行佟國舅領鑲黃正藍

正白三旗居右馬圖章京領鑲白鑲紅居中索大

臣領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居左而相距不出百里

聲息可以相通



二十三日晚路徑鄉導折而東向踰平嶺四十里有水草之地喇麻穹廬而居飾新涼棚其前又二十里駐席喃莫洛有清河一道是人馬汲飲兩山亦堪芻牧北征錄云蒙古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卽又平矣今來塞外始知其言不謬是日炎暑中飢渴交迫息馬山澗求水不得而一勺梅漿難供衆渴嘆曰顧安所得涼茶一碗老米飯一甌乎夜大雨至四更止

二十四日聞軍中言昨夜馬驚逸者衆兩漢官黎明命人往求逸馬俱得之諸將士紛紛失馬駐軍以

埃其獲是夜三路馬俱驚可異也

二十五日向北行平地三十里駐烏蘇圖有河水遶流草色青蔥趙學士帳中聽箏四時曲有離人思故鄉對此轉淒涼塞上苦狀却被二語寫盡未時雨至四更止深夜帳中聞雨聲瀟瀟念從者霑體牧馬苦狀堪憐

二十六日風涼襲裘套行五里有廢城基址可七里許平原迴合氣勢攸聚昔人城此亦知地利者也自此山澗有水之地蒙古零星而處常登嶺觀我軍容未刻北風大作烏鳥有聲迎馬首來馬遂不

策而馳漢書云邊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豈不信哉二十里次察汗卓魯計程七十里有泉源可汲惜草少耳

二十七日涼風刺面如中國十月氣候將士有服皮袍者踰平阜七十九里次門西臘木倫沿途蒙古居者絡繹未至營三十里有黑泥河一道草亦稍有此處河水稍清而草則不及耳鵬翮久困戎馬髀疣爲之碎血漬滿衣

二十八日行平道四十三里次哈納烏蘇河水盡牛溲臭不堪飲童阜沙磧止產德勒蘇枯莖間雜嫩

草牧馬駝以此深虞不足

二十九日行平沙中一望無際寸草不生馬前惟見沙堆纍纍此古人所謂大漠也出此三十里忽有青草自畝肥脆茂盛停驂牧馬殆有神助過此復平沙六十里駐阿爾七金他納竟日無水始此乾澗有蘆葦勉強牧馬下濕處掘地三尺餘得水有土氣公議留人在喀龍喂養疲困馬駝及預備輜重前途易進而歸計有備土人言張家口徑路至喀龍交界止六七日理藩院迂道至一月始達此馬駝疲敝甚多將士卒苦倍常人懷怨怒

三十日出軍門滿地矮樹紛披狀如小柏生採爲薪  
卽能燃踰平岡六十里亭午暑氣炎蒸行人渴甚  
無水可求忽風雨灑然而至少解渴暑人馬安然  
而度皆賴

皇上洪福天心默佑也下岡二十一里駐喀龍平阜夾  
岸怪石磋砢地勢低凸掘三尺餘水鹹煮羊烹茶  
變黑色令人腹疼地枯無草無薪軍中燃馬矢供  
爨

六月初一日入喀爾喀界石阜怪狀如齒牙戟劍地  
盡沙石相雜草木不生行五十里次哈呢哈達亭

午甚熱久旱之地山童草枯牧馬無處掘地數尺  
不得水復求之山阿得泉眼人馬汲飲立涸

初二日風涼平阜起伏始見草色青青行九十里次  
克勒孫掘地三尺餘得甜水僅足人馬汲飲是日  
路有流沙二十餘里陷沙一處馬誤行其中陷不  
得出車輛不可行毀輪自此始喀爾喀國人身長  
者多衣布袍領袖鑲皮腰間細摺而野心較甚

初三日軍中車輛未至用馬駝負重致之

初四日冒暑行七十里次科尼赤掘地不得水祇喀  
爾喀人自飲泉眼二處軍士得潤渴腸四更微雨

天氣涼爽人馬得此不甚疴是日始食黃羊氣不  
膾而味頗佳塞外珍品也

初五日辰小雨乘涼行七十八里次阿爾哈爾蘇巴  
掘地得水有土氣牧馬亦無草

初六日行五十五里次噶爾果拜必遂爾回不納有  
小河一道紫泥臭濁獨茂草盈尺馬爭食之鵬翮  
體疲甚減晚餐二日而不思食至三更始就枕怪  
風烏烏南來軍士咸起釘橛斧音與風聲相雜

初七日天濃陰行七十一里次烏蘭忒門東邊山阜  
下有舊井水可飲就其處掘水亦足飲馬獨枯地

無草耳此上數日俱有小木如松而葉圓長可採  
為薪是日有軟沙五十里

初八日行三十里入山溝有溪水嫩草停驂小憩復  
行七里駐克勒阿祭拉漢時方亭午道上見喀爾  
喀國人挈孳載帳而去者詢知喀爾喀與額諾德  
戰敗而部落各奔未刻會議遣人約會佟馬二使  
臣同至前途合軍以待

初九日風沙撲面暴日薰蒸行百里次查哈馬克圖  
鵬翮身體勞頓腰膝酸疼不能自支伏地偃臥從  
者掘地無水至更深不得飲食馬無水草空繫達

且勞悴旅愁交集是日道上見喀爾喀國人奔潰  
數千因詢知其國王及喇麻俱敗逃無蹤其部落  
各鳥獸散夫喀爾喀塞外雄藩地大人衆在中國  
習聞之矣今入其境童山赤地查哈馬克圖一帶  
寸草不生地無勺水遁卒踉蹌一敗塗地至此其  
塞外伎倆可知矣百聞不如一見信哉酉刻會議  
前途擾亂不便孤軍深入此地無水草不可居止  
欲還軍克勒阿祭拉漢待俟馬二使臣至商酌機  
宜仍行文附近車城台吉詢喀爾喀情形並阿尙  
書首信鵬翻世安意主附近左右等水草可佳之

地合軍前進力持還軍不可甚至引軍法以伏之  
而衆口極言還軍便矣軍中棄馬始此

初十日還軍克勒阿祭拉漢西刻車城台吉回稱喀  
爾喀汗戰敗猶存喇麻敗遁無蹤又理藩尙書阿  
爾尼發筆帖式赴京奏聞喀爾喀汗被額諾德襲  
取敗走禿喇必納喇麻亦敗走俱不知去向侍郎  
溫他所安驛站應移設此路等語詢筆帖式云阿  
尙書未至禿喇必納八日卽聞喀爾喀敗信未見  
兩國之王但喀爾喀聲言大國之師來援而此地  
至阿尙書處七八日之程亦無水草馬俱瘦敝等

語公議題報情形秉燭繕疏付筆帖式轉奏去訖  
十一日十二日仍駐軍喀爾喀潰卒布滿山谷行五  
晝夜不絕道傍見台吉三人其形較衆少潔衣緞  
服背載銀麟牌佩劍飾珠寶頗精工一耳貫大金  
圈寶石銜其口云是喇麻保命者方有此是日張  
鵬翮牧人李之旺於石峯頂得古錢篆文曰五行  
大布按文獻通考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更鑄五行  
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  
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  
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

十三日復行五十里次燥達舊營掘地得水黃濁而  
味甘足人馬飲暑氣太甚沿途斃畜狼籍臭不可  
聞回想京華綠陰深處香爐茗椀不啻十洲三島  
也甫入帳渴甚亟取濁水一鉢投以六一散鵬翮  
世安同飲如嘗玉露瓊漿矣申刻阿爾尼差筆帖  
式來約前途會商夜四更聞帳外雨聲喜解暑有  
賴詎意飛灑數點帳衣尙不能潤是日牧廠無草  
東方有德勒蘇枯莖馬亦難嚼

十四日行七十里次堯布祿亦無草掘地水黑不可  
飲岡上得舊井五水濁而腥然渴者易飲亦寶如

醴泉

十五日風涼行五十八里次古爾半圖路掘地無水  
童山無草我馬噴頰之餘復值此苦境益增旅愁  
等得舊井三處午後酷暑尙不足軍士汲飲

十六日辰刻乘陰行二十里次烏奴蘇台濁泉微細  
掘坎得水如饜色而味鹽祇供人飲牧馬亦無草  
已刻小雨旋止

十七日微雨行三十三里石山磊落參差連壤奇峯  
聳拔競勢爭高振衣登巔遙望白雲孤飛徘徊久  
之復策馬行三十里次拏拉克帶叟卽必拉抵中

八十甫下帳風雨驟至須臾止掘地得水足人馬  
汲飲枯地淺草聊充芻秣夜半李榮寢於牧廠被  
蟲入耳窘甚蹶至營以雄黃研水灌耳蟲卽出本  
草稱雄黃治百毒蟲而本方不載蟲入耳此可補  
遺亦可見雄黃之奇驗也

十八日辰刻小雨午刻阿馬二使臣至將士言途中  
乏水草苦狀如繪盧章京僕夫御車熱甚不得水  
飲馬渇而甦此方人多瘦小乘小馬帶軟弓射不  
穿綿間有烏鎗其長鎗短小不施於用  
十九日喀爾喀人來乞援師稱向著

聖主諭旨令喀爾喀與額諾德盟好今額諾德違  
旨行襲取之計今聞王師至乞爲救援等語公議答云  
此來乃奉 命出使俄羅斯國非爲爾國也未  
奉

君命豈可進援爾國自行請 旨可也

二十日軍中恐糧盡並日而食始此喀爾喀人自額  
諾德來聽其言彼國事並海孫泰近狀

二十一日終風且暴開帳則揚沙撲面捲幕則炎氣  
蒸人夜半疾風怒號如泣如訴詰旦微雨風稍平  
二十三日午刻佟使臣至言沿途之水草土馬多疲

漢軍大半步行其從行者曾見野驃欲持銃舉火  
卽奔走不可追

二十五日辰刻

上遣侍衛關保夸子至奉

旨索額圖等駐劄噶祿差人往諭俄羅斯欽此揀差叅  
領索羅和博洛河泰員外喇喜等持檄往諭俄羅  
斯國曉以大義開譬諄復俾其格心向化感

朝廷始終覆育之恩消彼國從前執迷之非云云索羅  
和等馬行十六日至俄羅斯境其國遣重臣蜚托  
囉具舟楫送於色冷額奉命惟謹卽撤其兵卒歸



雅克薩城及土田

二十六日海孫泰自額諾德至出該國奏疏外東花

絹狀如饒錦方文多黃紅淡綠色紙似高麗而細方長尺餘書該

國字頗類蒙古尾用圖章理藩院先譯蒙古字再

譯清字三譯漢音其圖章形圓而篆似菊花刀法

古雅印色鮮紅觀疏中詞婉而意遠辰刻侍衛關

保齋道

旨疏還京回奏同衆官望

闕請安傳檄曉諭額諾德俾其釋疑向化

二十七日滿使臣統鑲黃正黃二旗還軍先發張鵬

翻同衆送出軍門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

骨俱軟內一僧能華語自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

於中國遍遊普陀五臺峨眉諸名山不見有佛聞

達賴喇麻似之及往見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

丹喇麻是佛涉窮荒往見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

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耳張鵬謂之

曰爾捨生死遊遍中外求活佛而不得究竟信得

天下佛果有耶無耶僧笑曰今日方知其無矣張

鵬翻曰既知其無盍返而求心可耳鹿鹿奔走何

爲哉僧唯唯

二十八日統正白正紅二旗還駐烏奴蘇台自此皆  
向東南行其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四旗分道向東  
行以就水草故也是日水臭不可飲遣人於東傍  
五里取井水烹茶夜暴風怒號達旦

二十九日陰涼兼程行七十八里駐克布祿抵中國之百里  
七月初一日駐衣勒呼卽臊達舊營也途中棄馬駝  
甚多申刻虹見小雨夜怪風烏烏雜天鵝聲而過  
征人莫不起視

初二日涼爽過克勒阿祭拉漢至哈喇布喇駐軍卽  
出溝口也乾澗傍掘三尺得水頗甘足人馬飲

初三日次烏蘭忒門清風徐來趙學士張樞部陳給  
事登山眺望山多粗石累積間有美石如瑪瑙水  
晶其光瑩然及闕北征錄亦云地多美石行者下  
馬拾以爲玩古今有同情矣

初四日疲馬行酷暑中炎氣薰蒸鞍頭如火眼迷不  
能遠視探囊取不渴丸含之途間多蚊細者如小  
蠅拂面麾之不去大者如蜂入馬鼻歎之不出全  
於昂首齧蹄稍不防備人爲之墜申刻至噶爾果  
拜必逐爾回不納

初五日午未二時狂風大作偃帳揚沙軍中皇然前

駐軍於此聞土人言此地有鬼人多畏之是夜悲風怒號其聲淒切今復怪風揚沙人飲水輒瀉或腹脹馬多病死其古戰場歟

初六日鑲紅等四旗同至夜大雨至辰刻乃止

初七日申刻虹見於東大雨旋止

初八日涼爽行二十里揀有草處駐軍掘地丈五尺不得水軍士飢渴交迫至三更尙聞歎息聲五更束裝燈火閃爍人語喧闐起見北斗當頂因憶永樂南望北斗之說信矣

初九日次阿爾喀爾蘇巴前所掘井半多坍塌距此

八里青蒿中見白色頽然者草已枯矣因兩路無水草八旗同此一路分先後行人馬困乏不能按站每一站分兩日行前軍過此後軍甫至周日而八旗方輪過一舍理藩院安驛站至此每站用四十八旗蒙古一百名接應差使

初十日駐葱嶺以遍嶺皆葱故名此亦名葱嶺非西河舊事所云敦煌

西八千里之葱嶺也計程三十四里乾澗側有二舊井從傍掘地七八尺得水甘冽可煮茗字之曰塞外第一

泉距此五里為正白旗駐宿山下有舊井一眼掘地亦得水

十一日駐軍埃正白旗行軍壘得跳兔大如鼠其頭  
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黑白相間  
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  
善穿地作穴以前足推土出而漸運之遠人戲填  
以碎石卽手口卒堵而排之出若得干皮爲裘較  
紫貂更細金幼孜疑卽詩之躍躍兔非也得唐  
開元錢古人曾有至此者矣按文獻通考唐武德  
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其文乃太子  
率更令歐陽詢書時稱其工字含八分及篆隸三  
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

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十二日次科尼赤散步山坡下亂石間見泉眼二處  
水濁而臭陳世安使人就近低凹處掘去數石穴  
中得水不濁彼平地任掘而不得水者不審地脈  
故也蓋塞外之水往往在山脊與石穴中與孟子  
就下之說不侔矣

十三日行三十里揀雨集水處駐節

十四日風涼次克勒孫陰雲慘淡風雨驟至顧裼衣  
屢敝決形容臞頹

十五日行軟沙七十里路頗難行見有舊井二所因

駐節水醃炊飯變黃色食不下咽乍雨乍止地處  
低窪鹵氣上蒸帳幔衣服皆濕次午曝於山坡始  
乾一二日內暑濕交侵矣

十六日過哈喇哈達五里入山溝夾澗而營澗側有  
古井四所淡而不濁掘其傍亦得水兩山石壘亂  
壘多產金雀木皮色如金可飾弓箭器具葉如天  
冬有芒正夏開黃花塞外嘉植也惜乎屈而多節  
不適於用空長荒塞僅供野爨天之妬全材也物  
且然矣折不孫丹巴喇麻由禿喇必納遁此  
十七日巳時入噶祿次塔布泰哈不七兒計程四十

四里許聞熊孝感起用禮部尙書徐元文起復左  
都御史共慶得人未時理藩院尙書阿爾尼召赴

行在

臣張鵬翮

臣陳世安

向

闕請安

十八日張鵬翮作家信寄子其略曰從來思博望許  
國不謀身固子志也是以不寄家信帳中無聊閱  
唐人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之句適覺境與之  
合於本部南員外家信內附一字使爾知我平安  
據以歸報高堂釋憂疑也

十九日將軍步獵於野每旗獲兔百餘以歸剝肝肺  
生啖之

二十二日亭午熱透帳房衣履如火以手拭之如探湯

二十三日晨陰雨行二十里次阿達金呼都克

二十四日天氣燥熱汗馬行淺沙四十里如涉火燄山揮汗如雨氣不能蘇秋陽十倍中原次張敦圖呼都克

二十五日蚤行三十五里度平嶺至達布蘇台有水草僅供一旗之需亭午甚熱開前後帳門以出暑氣布席伏地越酉刻察有風信命人釘橛封帳後門將畢忽風聲北來勢如萬馬奔騰揚塵蔽天翳

處帳幔裂飛人聲風聲相雜轟轟如雷默禱關夫子念軍士久役於外寒暑交侵飢者勿食勞者勿息偶值狂風大作勢必毀裂帳房露處生災衆命不保祈神威息此狂風保全三軍之命祝甫畢風聲漸息頃止

二十六日申刻甫撤營狂風揚沙咫尺不能啓視有頃虹見於東飛雨數點而止酉刻載水以行馬上仰觀晚霞四映五彩照耀如奇峯如人物千態萬狀塞外奇觀也薄暮揀有草處駐軍計程十四里號其地曰彩霞

二十七日蚤發四十里次擢羅有水草足用鄉導先呈路程載此地水稀少掘地可得今至此舊井二眼掘坎二十餘處蓋蒙古荒沙望野而行地勢鄉導未能盡得其真也

二十八日未刻冒暑行三十里次荒沙有草無水

二十九日蚤行四十六里次何托有水乏草

三十日曉行踰平嶺四十里至薩嗎布納與滿使臣同駐劄中阜下有泉掘坎盛水足飲溝有葦子草但多毒蛇名七寸子為可虞耳越未時理藩院郎中安布祿馳驛至奉

旨索額圖佟國綱馬喇仍駐此張鵬翮陳世安並八旗

將士俱回京欽此宣諭畢各歸帳

八月初一日辰刻小雨行四十三里次布而思納草

少有井二所不足汲飲

初二日曉行四十七里駐噶墊舊井四所水鹹軍士汲飲立涸三更盡猶聞馬聲蕭蕭牧人求水招呼相雜為之不寐

初三日蚤行踰平山六十六里駐至喜環壘皆山茂草盈野遠望青翠豁目此出塞所罕見者也自噶祿至此為色紐地色紐爵王為本朝屬國四十八

善治地 三  
旃之一也其地沙磧漸少而草生茂密與中原漸  
近故地氣漸厚非夫喀爾喀不毛之地也嗚呼水  
草天下易生之物也而絕塞且無之苟非身歷其  
地而閉戶談格物謂喀爾喀地絕水草其誰信之  
產朱嗎納哈形似黃鼠而身短足矮可食

初四日蚤起風冷凍水成冰冠煖帽行三十里入山  
溝又三十里次毛布納爲察汗爾地歸順我

朝分隸八旗願居原地者聽往中國貿易其服食較喀  
爾喀稍富而其習尚同也人死載車暴於荒野豎  
旛竿書喇麻經於其上云風旛經動亡魂卽得超

脫喇麻死則積石覆之其他則竟棄之逐水草而  
居遷徙無定凡徙一處駕車牽駝支帳取乳則婦  
人任之男子惟馳馬逐兔享其逸耳是日仍飲行  
潦水有蝌蚪則醜而去之至此始見蒙古居人

初五日早發遶崇山踰峻嶺約八十里次英台四旗  
分割以就水草道上野花遍開有黃碧二種似蜂  
窩菊碧者字曰塞魁黃者字曰賽春花申刻小雨  
是日使臣駐節與蒙古相鄰止一井先至者汲取  
立涸復得一智井埋塞已久命苗海雲淘數尺忽  
清泉湧出澄泓盈坎取而飲之甘且冽



初六日早大霧濡衣入大路行平道五十七里次禿兒哈飲行潦始見宣府民人車載燒酒米麩貿易軍中乏糧者得買食沙地多鼯鼠穴馬行其間輒踣執轡在手兢兢惟恐失墜

初七日風涼早行平道六十七里次噶納布納猶華言黑河也一線小溪清水東流四旗夾岸而營水草俱便還旆以來所希有也未至此二十里有土城廢址周三里日夕查副都統請食瓜果爲其友餽自京師塞外視之不啻交梨火棗矣夜色慘淡愁雲四塞有欲雨雪之意

初八日雨中行五里過土城廢址約七里周圍二十五里抵大壩嶺坡陡泥滑疲馬不堪乘下馬步行二里至平溝復乘馬行七十里至張家口駐師始見青山綠水禾黍豆粱不覺眼明聞水聲湯湯不禁喟然歎曰水哉水哉在塞外何其貴在中原何其賤也天下有以少爲貴者水且然矣

初九日日霽進張家口過宣府次城南二十里鋪初十日酷暑乘疲馬行山路崎嶇有臨深履薄之懼日夕次保安至此始無馬蚊

十一日風涼次榆林鵬翮語陳世安曰來日入關必

雨錢玉友問何以知之荅曰凡使臣自外國還入關必雨余嘗聞之矣

十二日卯刻過岔道入居庸關雨未刻至南口大雷雨酉刻乃止秉燭行三更至昌平大路如河水深泥濘不能行暫憩荒原待旦

十三日進

朝請

安出至

午門前命吏視日晷已午時七分矣出西長安門兩漢官聯轡出正陽門分道還邸

定邊界碑

大清國遣大臣與俄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畢齊河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興安以至於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羅斯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呼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俄羅斯其南岸之局勒爾客河口所有俄羅斯房舍遷移北岸一將雅克薩地方俄羅斯所修之城盡行除毀雅克薩所居俄羅斯人民及

諸物用盡行撤往察罕汗之地一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一二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拏送各地方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懲處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即正法不以小故阻壞大事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爭論一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俄羅斯國之人及俄羅斯國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後一切行旅有准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一和好會盟之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

雜記

河源記臣舒蘭等奉使查黃河源於康熙四十三年

四月初三日請

訓旨奉

旨黃河之源雖名古兒班索而麻其實發源處從無人到爾等務須窮源明白察視其河流於雪山自何處流入雪山邊內凡經流等處宜詳閱之若至其地瘴氣甚厲可進則進不可則止不必泥旨強進欲此臣等於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初四日自京起程五月十三日至庫庫淖爾地方有大澤周圍六百餘里

其水深碧中央水高西岸有石山一土山三十  
日至貝勒色卜騰札而地名庫庫布拉克十六日  
涼貝勒色卜騰札而臣等起程六月初七日至星  
宿海之東有澤名鄂陵周圍二百餘里初八日至  
鄂陵之西又澤名札陵亦周圍三百餘里初九日  
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擇山之至高者登而  
視之觀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羣  
山蒙古名爲庫兒棍卽崑崙也南有高山名古兒  
班吐而哈西有高山名巴爾布哈北有高山名阿  
克塔因淩奇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卽古兒班索

兒嘛也三河往東順流入於札陵自札陵一支流  
入鄂陵自鄂陵流出之河乃黃河也其他山之泉  
與平地之泉流出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盡歸黃河  
朝東而下自星宿海於六月十一日回程欲看水  
山之形并黃河向何方流去等處故離原去之路  
向東南行二日登哈而給山見黃河往東而流至  
庫庫托羅海山又向南流繞撒除克山之南又北  
流至巴爾托羅海山之南流去第二日至冰山之  
西但見其山最高雲霧蔽之蒙古言此山長三百  
餘里九高峯自古至今未有見冰消者終日雲霧

常雨雪一月之中得晴三四日而已自此回行十  
六日至席拉庫特爾之地尋看黃河流入雪山邊  
內之處又向南行過僧庫里高嶺行百餘里又至  
黃河岸見黃河自巴兒托羅海山向東北流於歸  
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兩山峽中流入蘭州自  
京至星宿海共七十六百餘里寧夏之西有松山  
至星宿海天氣漸低地勢漸高人氣閉塞故多喘  
息非瘴氣也元史河源錄云自洮水與河合又東  
北流過達達地八百餘里過豐州西  
受降城云云不  
如此記明確  
風俗隨水草畜牧而轉移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以

肉爲飯以酪爲漿無五穀菜蔬之屬衣皮革處壇  
廬見中國之茶布則寶之而金銀非其好也長兵  
則弓矢短兵則刀鋌貴壯健賤老弱病則求喇麻  
襪治死則委而去之其畜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  
則橐佗犛牛其野獸則黃羊灰兔無奇峯無江河  
無樹木無珍禽春夏多風秋冬多寒

唐天授初虜師德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  
積穀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貞元中豐  
州刺史李景略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開成  
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

今觀豐州一帶土沃可耕人寡而惰棄爲曠楚間  
有耕者種燕麥糜粱豌豆之類有場圃碾舂之屬  
倘得婁師德其人勸督屯墾安在其不古若也書  
之以俟君子

沙漠裹糧而行多則難致少則不足李陵以糧盡而  
北破奴以求水而沒五難之說嚴尤論之當矣近  
代如永樂親征初至斡難河乏食再次清水源糧  
節不繼班師夫大荒之外觸目淒涼迨糧不繼而  
後請於中朝轉餉至而枯者已不及待矣法莫善  
於預備隨時而劑量其間常則計口授食每口日

一升月則三斗足一駝之資或曰人之食而需一  
駝十人則將用十駝乎曰然帳房器具不與焉一  
駝遠行僅負重一百有五十斤多則力乏矣乏則  
伏地哀鳴任千鞭萬笞不起矣然出塞莫良於駝  
多多益善駝能三五日不飲水食不擇蒿艾枝葉  
銜尾而行一人可牽三駝如更多中與後須兩騎  
從傍照看恐馱子側偏卽時扶正若仆則驚走雖  
馳馬不能追千軍輻輳突而至能驚馬一馬驚致  
羣馬皆驚百步外望見亟下馬執其銜而避之墜  
馬之患庶乎免矣相駝之法峯豎則行速而鼻完

者佳令一人牽而疾走或止或伏悉由人指使則可用矣屨須軟瓊護其肉峯覆以草屨然後加鞍草屨稻草雖軟而不滲雨不如粟草去硬節者佳鞍用扁棍者佳軍中見會員外家駝鞍扁棍爲之節頭裹鐵最堅固而不撻駝背老於行軍者矣可以爲式若市上板鞍最不可用餵駝之法涼五日一飲水熱二日一飲水若行路須食草足然後飲飲畢少飼以鹽牽則護其鼻恐擁擠壞其鼻則駝之精力減也夜加絆縛其足羣繫帳房不時起視恐繩脫逸失山路畧備皮鞋以防擦掌至於獲膝

則無用塞外放駝之人切不可睡睡則駝走不知去向且恐驟達竊取凡爲主者皆知此以飭其牧人而牧人則繫其駝而寢其傍迨覺則牽駝歸營索食訥訥然自以爲功不知數日之間而駝且斃矣主人尙茫然不解其何故而牧人又有辭矣牧馬之弊亦然

致遠莫良於馬軍行更壯威武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姚宋廊廟須其德李郭治兵兼藉其力力不恤則竭矣竭則死矣遠行一人需三馬日一輪厚屨護其背每加鞍審視汗漬土塊恐傷其背

背傷則成瘡而馬瘠矣按轡徐行可以終日策鞭  
飛馳不可以十里常見軍中馬斃多由跑傷與駕  
車耳究之馬斃而車爲勞薪人且徒行暴日蒸其  
上大沙擁其下始悔前日跑馬之非亦已晚矣諺  
曰馬肥需夜草塞上牧馬荒郊牧人最苦深夜風  
雨露冷目不交睫一交睫而馬卽逸矣若值雷電  
雨雹多致驚走牧視更難然馬亦通人性與牧人  
相慣習聞其呼聲卽馴服二三人能圈百十馬在  
一處塞外多乏水草馬一日不得水則渴或掘十  
數坎以盛水或走二十餘里以求井在牧人之勤

勞耳不得而強也然拊循之有術亦能得牧人之  
力而馬不苦於水草

塞外以蒙古氊帳爲佳風不能動日不能透寒不能  
入獨是架子氊圍太重一駝不能勝簡使用人字  
帳房表裏青藍細布小而嚴密另撐涼棚可以乘  
涼可以會友蒙古帳房遇雨另覆布棚其上以遮  
之人字帳房遇風用繩束之貫頂杆兩頭鐵圈而  
繫之於椿帳杆交頭鐵包須深方有力帳內用折  
疊小牀行則拆置桶內重不過二十斤住則照式  
安設鋪以鹿皮或虎皮海龍皮更佳褥與被俱以



皮爲之或貂或狐或羊從其便耳塞外風惡侵體  
輒疾土人云宜煖不宜涼  
塞外時氣不正晨寒夜冷日午大熱薄暮小涼衣服  
或單或夾或綿或裘不時更換缺一不可遇疾風  
揚沙目不能啓視須用臉罩壇衣雨衣雨裙護裙  
套褲臥兔煖鞞手套皮褲凡禦寒之具皆不可少  
塞外不用銀錢最喜中國黑茶藍青梭布往往牽牛  
羊馬駝來交易宜多帶以爲盤纏烟烟袋荷包酌  
量隨帶爲換物找數或易奶餅乾糞喇麻須黃紅  
綠三色蘇州素緞並京城紅布蟒幅子海龍皮喀

爾喀用以鑲領袖各量帶備用其餘彼不識也所  
帶果品須膠棗核桃橘餅閩薑葡萄蓮子柿霜炒  
米炒麪牛肉炒麪若南北麪果久則油走不可食  
醬菜須天壇醬薑醬瓜茄炒醬之類京米老米一  
半蒸米一半三蒸三晒質輕一可當二且防無水  
無薪可以細嚼菜豆糯米麪豆粉帶少許可作餅  
餌糟魚金腿不嫌其多醋浸紫菜醬油漬香葷晒  
乾待用不渴丸行炎暑中含之生津保元丹遠行  
飢疲服之效不渴丸 白蜜一兩二錢 甘草一  
葛一兩 鹽白梅一兩 薄荷一兩 烏梅肉一兩 乾  
白茯苓三兩 五錢 共爲末蜜丸如芡實大 保  
使俄羅斯行程錄 早

元丹 人參去蘆四錢 山藥蒸熟一兩 芡實  
 水浸三日去壳蒸熟一兩 蓮肉去心一兩 紅  
 棗肉蒸一兩 杏仁去皮尖蒸一兩 核桃肉一  
 兩 真沉香三分 研末 天門冬去皮心一兩  
 麥門冬去心一兩 白朮去蘆四錢 真 搗并須  
 黃精四錢用煉淨白蜜為丸如練子大  
 鋤鏹斧炊爨須鑼鍋銚子皮碗茶盃箸菜刀皮風  
 箱鍋棧子銅盤等項馱水用皮桶大錫別渾脫剝  
 整羊皮吹乾利泐水若盛水則臭有微孔即漏  
 語云久客親僮僕古人行役多在中原尙形之歌咏  
 況遠行沙漠用其力而勞其形須揀壯而有能者  
 隨材分掌一事察其勤惰恤其飢渴濟以恩威祇  
 求目前得用耳其咨嗟小嫌姑置之所謂不啻不

龔不作阿家翁是也

紀異

使節至豐州鄉導言沙漠無水渾脫載水不能繼使

臣在道默思

皇上盛德格天天心仁愛使節歷無水之地天必降雨  
 皇上以濟師行時方盛夏喀爾喀久旱乏水每求水不  
 得人馬渴乏之際即降霖雨以潤之往返百日無  
 毫髮爽真有天相之憶永樂時張輔平安南上遣  
 宋禮祭衡岳之神求降清涼使將士安寧百疾不  
 作今之此行自度沙漠來每遇無水天必降雨孤

善海珍膳

使俄羅斯行程錄

四

軍深入額諾德境亂兵數萬突至見我使節即馴服避道以讓師行迨還旆噶祿曰久糧乏平沙忽有兔無算將士步獵以為食繼此糧至全師入關真

皇上仁德所感百神效福度越古帝王遠矣

方言

蒙古喀爾喀額諾德等國稱天曰吞格利地曰噶曾  
日曰喇勒月曰薩勒風曰薩爾溪大風曰衣客薩  
爾溪雨曰博能下雨曰博能阿冷諾雲曰屋禮天  
晴曰阿冷勒百山曰毆喇人曰孔目曰紐都鼻曰

噶木兒口曰阿木尼曰指父曰阿八母曰額葉兒  
日阿不亥主曰額真僕曰奇吞男曰額立女曰額  
墨立曰博索坐曰索跪曰色克德叩頭曰莫爾郭  
靴曰布吞帶曰布色滿州帳房曰博斯克臊達帳  
房曰蒙古格利騎馬曰莫林吾六非下馬曰莫林  
包烟兵曰七冷刀曰色勒們水曰烏蘇火曰喀爾  
碗曰阿葉黑糜米曰布達牛曰吾克勒羊皮袋曰  
托隆馬糞曰阿爾哈布曰博色紐子曰托博即紬  
線曰禿爾渾吾塔蘇綿線曰格奔吾塔蘇茶曰差  
羊曰活紐緞曰脫爾渾駱駝曰忒墨一曰勒黑二

日懷葉勒三曰姑爾八四曰德爾百五曰他布六  
曰朱爾哈七曰多諾八曰奶嗎九曰一素十曰阿  
爾邦緞一疋換馬曰脫爾渾勒黑莫林阿喃卽茶  
二封換羊曰差懷葉勒活紐阿喃卽

早發居庸關

誰道邊城景物淒三更斜月早聞雞光連古戍搖  
珂影寒逐清霜入馬蹄龍虎臺高秋色迴軍都山  
曉曙雲齊天公有意憐行役雨洗征塵路不迷  
彈琴峽

月傍層巒望欲迷諸天縹緲暮烟齊丹峯四面雲

藏屋翠壁千重石作梯澗水湧花泉帶雨疎林斜  
日鳥歸栖行人不盡登臨興漫拂蒼苔續舊題

雞鳴山懷古

聞說當年帝子過清秋匹馬渡洋河天連大漠黃  
雲合地接平沙白草多諫獵空留丞相蹟從龍漫  
羨侍臣珂於今大化風行遠萬里鳴騶奏凱歌

歸化城謁關夫子廟

龍沙絕塞建公祠正氣森然仰令儀直節可與天  
下士純忠不愧古人師平生心事同天日百代明  
禋薦歲時聞道遐荒能報德千秋大義重追思

登歸化城樓口占

萬里風雲動壯猷，斗邊劍氣映南樓。  
龍門客醉燕山月，鹿塞寒生漠北秋。  
秣馬不堪宵露下，司軍應念挈壺愁。  
孤臣自有長纓念，忠信還期賦遠遊。  
歸化城郊原蒙古持獻清茶炒糜伏迎道左喜而賦之

使星遙指古豐城，此日壺漿道路迎。  
邊塞天低橫劍氣，祁連秋早動笳聲。  
祇修文德遠人化，無俟勤兵絕域平自是

聖朝威德大，蚤圖王會獻承明

昭君青塚

獨留青塚古城隅，愧殺當年漢大夫。  
萬里長城憑粉黛，千秋國士老樵漁。  
香溪流影魂飛動，塞上吹簫鳳有無。  
延壽寫真君莫恨，長門空鎖月明孤

駐軍拉拉克台有作

龍沙漠漠轉多艱，憔悴風烟未解顏。  
帳下青羌淒夜月，軍中白馬向邊關。  
天橫砂鹵畫孤塞，地盡窮荒接萬山。  
長路何人問行役，饒歌高唱雪中還

中秋前一日同陳掌科使還

馳驅萬里氣雄哉，歸馬雲屯夕照催。  
天上新秋明

月滿人間負羽使星來風烟攬轡輸君壯潦倒清樽共我開

聖主得臣今日事燕然復有勒銘才

白雲

白雲遙望北風寒咏罷皇華淚不乾長路關山千萬里祇憑雁足報平安

喀爾喀曲

水竭草枯歎俗窮腰懸竹箭臂懸弓輕馳馬上疾如鳥只畏中原火器攻

